

西北名將孫連仲

(四)

●費雲文（史學家·著民國人物新傳·戴笠新傳等書）

雍容謙沖才德兼備

孫連仲將軍一生戎馬，所以頗能用眾，深得士心。除了勤加訓練外，還具有很多為大將的才能。

他的訓練，要求嚴格，絕不許有敷衍塞責的情形。常以自己學騎兵時的嚴格訓練往事為例，曉諭大眾，他說：「騎馬超越障礙是必修課目之一，在障礙物旁邊豎一樁，樁上放一西瓜，超越的同時，手持大刀，砍向西瓜，一剖平均兩半，才算最優，事後憑西瓜評分，我常常名列前茅」。他以為：「訓練能嚴格，才是部隊精良的基礎」。

自從在江西剿共時，發生寧都事變後，他即自抱臥薪嘗膽的心情，苦練士兵，處處以身作則感動士兵，激發他們同仇敵愾，發憤雪恥的團隊精神。平常生活與士兵同甘苦，不但與士兵衣食與共，逢到年節，還邀請有功士兵的家長，共渡佳節，飯後，並餽贈衣物，用以團結軍心。同時他也要求部屬，嚴守軍紀、不擾民、不侵官。

他了解有力的部隊，必須有堅強的幹部，所

以他很重視幹部教育。剿共時在永豐，抗戰時在安陸，均成立「幹部訓練所」。另並邀請專家成立「參謀班」於南陽，多方羅致軍校畢業學生員，充實部隊陣營。凡任何訓練，都以「愛國家、愛百姓、效忠領袖、服從命令」為第一要義。

軍隊如果不能與當地民眾相處融洽，則往往變助力為阻力，成為孤軍。所以他除了軍隊，對防區的民眾教育也很重視。凡責任範圍之內地方，均責令政工人員協助縣、鄉，設立「民眾教育班」，開啟民智，鞏固軍民團結合作，誘導他們自發自動的協助作戰。並且還收容戰區的孤兒、難童，成立「難童教育院」，由他的夫人羅毓鳳主其事。因此，他的防區內，軍民相處，如同一家，作戰時，往往能得到民眾的協助。

他受統帥蔣介石的信任與倚重，始終不衰不變。這不是憑倖致，憑關係；更不是憑揣度上意的奉承。而是由於他的始終竭誠竭忠的仰戴實踐。祇要接受任命，念茲在茲，無論如何艱巨，他都任勞任怨的細加體察，設法努力達成使命，其治軍從政，往往境困責艱，人皆視為危難，替他擔憂，他卻從容不迫，若無其事的不達目的不止

。一種雍容厚重的氣度，令人感佩。比如江西剿共，他初為「江西清鄉督辦」，所指揮的除他自己統轄帶去的第廿六路軍外，尚有其他部隊。地位以及軍中資歷都比陳誠高。後來，陳誠受命為第三路隊總指揮，孫連仲卻奉命歸陳節制。一般人也許覺得很難堪，可是他毫不介意，立即電話給駐在撫州的陳誠說：「我明天親來報到」。次日，他即前往撫州，陳也表示謙沖禮讓，親至郊外迎候。他連忙上前向陳誠敬禮並高呼：「孫連仲前來報到，聽候總指揮調遣」。陳誠大為感動。他曾對人表示：「我如此做，是服從蔣中正委員長的命令，盡軍人的天職」。他此種謙抑誠懇的風範。曾得到多人的同情和贊譽。從前他追隨馮玉祥，馮稱許他：「不要錢、不要命」。後來服從蔣委員長，委員長贊揚他：「不怨天、不尤人」。從此他與陳誠結為深交。

他統帥師十多年，由集團軍總司令至戰區司令長官，指揮部隊眾多，而且大都與自己無大淵源。他皆一視同仁，不曲意呵護，不妄作排斥。量戰力賦予任務，無分軒輊。凡任務艱鉅危險者，常使卅軍擔任。如任豫南守備時，即令卅一師

挺進花園孝感敵後，即為顯例。台兒莊之役，六軍盧漢部甫進軍即遭大挫，他仍予維護，裝掖，維振其士氣。徐州大撤退時，又予特別照顧，使部隊能安然撤出。他與友軍併肩作戰，也常獨任艱難，並以此與湯恩伯軍建有良好的互信與友誼，乃有「北孫南湯」的美譽。古云：「師克在和」。「有容乃大」，孫連仲實當之無愧。

助猷懋著福壽全歸

來台後，他職務清閒，遍閱典籍，茶餘酒後，搜古証今，勉勵子女。常說：「為人不可投閑置散，任由身心鬆弛。」每天黎明即起，督同家人修剪庭院花木，並在山地親植樹木，無間寒暑，幾年下來，竟達一萬八千多株。

他不吸煙、不吃酒，平日生活極為樸實，雖居高位，而律己甚嚴，當他的母親過世時，他曾素食三年。身體很健康強壯，性情爽朗，喜愛運動，尤擅長網球。乃與愛好軟式網球運動人士，共同策劃籌組包括軟、硬式網球的「台灣省體育會網球協會」，于民國卅七年十月成立，他被推舉為會長。領導推展網球運動，經過不辭辛勞的努力，先在台北新公園內，將原有球場，改建為合乎國際標準的「安抵卡網球場」，于民國卅九年竣工，不但國內各項重要比賽，就是亞洲軟式網球錦標賽，也都在此舉行。平時則提供球員為訓練場地，很多好手，都是在此球場培訓成功；因而成為我國訓練和推廣網球運動的中心。（民國五十七年三月，被台北市政府拆除，改建綠化公園）

孫連仲並不因此減低他對推展網球運動的熱忱。民國四十二年五月，他為了推進網球運動的國際交流，特派隊首度前往日本，舉行友誼賽，因而促成中、日、韓三國共同發起籌組「亞洲軟式網球協會」，于民國四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在台北「中國之友社」舉行成立大會，他被推選為首任協會會長，並由我國舉辦第一屆亞洲軟式網球錦標賽大會，圓滿成功。此後由中、日、韓三國輪流主辦。民國六十四年擴大組織，成立「國際軟式網球總會」，參加國家又增加美國、委內瑞拉、巴西、菲律賓、香港及薩伊等，每兩年輪流舉辦錦標賽一次。起先舉辦國際競賽，是以「台灣省體育會」所屬的「網球協會」名義，實有「名實不妥」的顧慮。他為此與各方協調，終於于民國六十年四月十四日，正式成立「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委員會」，仍被推選為主任委員，繼續領導，此後主辦或參加國際性比賽，均以此名義。（民國六十二年改選張芳燮為該會理事長，孫連仲為名譽理事長，繼續指導）。

除了喜愛運動，他還常常讀書，對音樂戲劇也興趣很高，當他在部隊時，即有軍中康樂國劇隊，夫人羅毓鳳，多才多藝，對國劇研究精深，宗尚余派，能登台彩串。在戰時，為了推行正當娛樂，培養勤奮、和諧、蓬勃的進步風氣，每有演出。來台後，燕居閒暇，不但也以此為樂，而且成為生活中的一部份。根據老友申克常說：

「民國卅八年政府遷台，筆者因參加『河北同鄉會』關係，獲悉仿公寓所及生活情況：假日常約國劇名流馮著唐、唐舜君、郭曉農、秦慧芬

、徐露等人雅集。筆者得以附驥，並藉以與仿公二小姐幼茹、幼公子鵬萬過從。兩位均愛好國劇，從筆者學習梅派青衣，音色俱得寬亮甜美之致，且領悟力強。論者都以為其姐少茹之能成為國際聲樂家，以及其弟妹的戲劇造詣表現，均來自先天遺傳。所以仿公一生，不僅豐功偉業，令世人欽佩，而他的『藝術家庭』，更可為後人楷模。」

他退休後的生活，因為有體育與戲劇的調節活動，生活得不但不寂寞，而且很瀟灑。

陶鎔與其夫人劉香谷均為網球好手曾于孫連仲九十大壽時，獻詩一首云：

「報國盡忠勤，功成身不居；
處世廣結緣，豪俠令人尊；
作事存乎誠，休壇享樂群；
律身尚自好，將軍壽柏齡。」

陶鎔的祝頌沒錯，孫連仲活到九十八歲的高壽，才因病（肝癌）于民國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在台北逝世。妻賢子孝，滿門俊彥，可謂福壽全歸了。

政府特頒發旌忠狀，並予明令褒揚：

「總統府國策顧問（七十九年五月聘任），除役陸軍上將孫連仲，久領師干，夙憫輜略。自北伐以迄抗戰，靡役不從，戰績彪炳；台兒莊大捷，益顯聲威。歷任集團軍總司令、戰區司令長官、首都衛戍總司令、總統府參軍長。並先後兼攝青海、甘肅、河北省政。克敵固圍，和輯軍民，勳猷懋著，功在國家。時際中興，端資宿望。茲聞溘逝，軫悼長深。應予明令褒揚，以示政府



① 孫連仲夫婦（中右）偕女兒小茹（左）與蔣中正總統合影。

② 孫連仲夫人羅毓風女士（左五）與子女們合影。



篤念著勸之至意」。

干城巾幗光耀史冊

孫氏不但有百齡高壽，而且有幸福美滿的家庭。夫人羅毓鳳女士，不但相夫教子，有舉案齊眉的德操；而且對他的戎馬事業，也多有助益。

她回憶也敬慕孫連仲從軍保國衛民的宏願說：

「在剿共期間，他見到有紀律鬆弛的現象，即為之痛心。曾將經驗所得訂成八大軍紀：『設廁所、重衛生、上門板、捆稻草、借東西要還、損壞東西要賠、各掃地段、士兵不得接觸民眾』，並且用白話註解，裝訂成冊，他題簽為：『我們今後就要這樣幹』。無論行軍、駐營、作戰，均由監察組織負責執行。因此夜渡長江，以至豫南、蘇北，無論雪地雨天，都能做到：『凍死不入民宅、餓死不吃民食』的地步。他每天必定抽出時間，深入下層，親自巡察，所以大軍所至，秋毫無犯。』

因此，羅毓鳳儘可能在加強軍民合作，提振民心士氣方面，付出心力，協助他先生。

當抗戰開始，孫氏升任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在河北與日軍激戰時，日軍軍機到處濫炸，逃難民衆，也難倖免。以致到處都是傷患。由於軍中醫藥不能配合戰事擴大的需求，往往可以醫治的忠勇將士，竟在醫療場所及藥物條件缺乏的情況下，失去生命。她見此情形以為如此對在前方效命的抗戰將士的士氣，影響很大。於是，她由前方回到雞公山，即稟明她的母親，申說她擬在雞公

山創設醫院，救護傷患將士的意願。得到她母親的贊許和鼓勵。連忙趕到漢口，向萬國紅十字會及各界人士呼籲。經月餘的籌備，報請中央，核准在雞公山上一所西式的樓房內，正式成立「第九十四後方重傷兵醫院」。為恐傷患沿途流血過多，又在雞公山下車站設一「臨時收容所」，先予換藥包紮，再用擔架抬運上山，作徹底治療。同時更發動當地及東北流亡中學的學生組織擔架隊，協助抬運。因為成效卓著，奉軍政部軍醫署聘她為該院院長。

民國廿六年十月，孫氏奉命率部開往花園車站以南橫店附近整訓待命。她在重慶，率眷屬到孫氏的防地，組成眷屬服務隊。其中「識字班」教從未識字的士兵認字；「洗衣隊」為士兵拆洗被褥；「書寫隊」為士兵寫家信。並且與「漢口青年會」的男女青年學生所組成的「工作隊」合作，擔任球類及体操運動指導，教唱愛國歌曲。充實官兵的精神生活，也提振了士氣。官兵在此感應之下，稍有閒暇，也替民衆修整破舊房屋，或幫助民衆耕種收割；軍民一體，其樂融融，大家一面工作一面歌唱：

「這些飲食，人民供給，我們應當為民努力，救國救民吾輩天賦。」

民衆也唱出：

「你們是鐵的隊伍，你們是鐵的軍，維護中華民族，永做自由人。」

次年，孫氏奉命率部去台兒莊，地方士紳及民衆，扶老攜幼，前往送行。沿途設供桌、擺酒菜、鮮果、放鞭炮。他夫妻倆拉馬步行，數千民

衆擁集上來，每人鞠躬致敬，熱淚盈眶。

民國廿八年，孫氏就任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仍兼第二集團軍總司令，參加豫南會戰。她帶著屬由昆明去西安。經過沔縣時，遭遇連日傾盆大雨，山洪爆發，造成全縣的大水災。她也成為受害者，不遑寧處。洪水退去後，地方士紳和縣長，傷兵醫院長等人，去拜訪她，向她表示：

「我們的來意，一來慰問水災，二來向你請求。本縣因地小民窮，限於經費，對傷患實在無力救濟。素仰夫人對社會事業向來熱心，想請您姊妹登台演一場義務戲，將所得款項作救濟傷患之用。」

起初，羅毓鳳頗為納悶，「他們怎知我能登台演戲」？問明以後，才知道北平名票關麗卿也逃難在此，是他出的主意，並且表示願意臨時負責教她身段，加以排練。謙辭不允，又係公益事項，只好應允。由她演宋太宗趙匡義，她妹妹毓廉演賀后，姊妹倆來一齣「賀后罵殿」。一位地方上八十五歲的老士紳，自告奮勇來一齣：「行路訓子」，關麗卿則唱「別審」。唱完後，相當圓滿。等到由義務戲得款修建的醫院落成時，還送她一面錦旗：「傷患救星」。

豫南大戰結束，國軍攻克信陽。孫連仲的軍隊駐在內鄉、新野、唐河、桐柏等地。由於戰事和旱災的關係，各地難民流離失所，唐河一帶，成群孤兒湧入，慘不忍睹。他連忙寫信給在沔縣的她，請她前來，隨軍辦理收容救濟工作。

她立即離開沔縣前往唐河，時值雨季中途大雨不斷，橋樑多被沖毀，折騰了十幾天，才拖著



① 孫連仲在網球場留影。

② 孫連仲（後排中）早年在台北與台銀網球隊員合影。



個抱病之身和他相見。他很沉痛的對她說：

「地方政府財源有限，又加連年戰亂，無力收容救濟；而軍事單位在戰局緊張之時，也無法兼顧，因此只有希望您能計劃個較妥當的辦法」。她接受這個任務，徹夜未眠，次日即赴各地視察民情情形，在離軍部較近而交通方便的焦莊，選一所民房為收容所。定名為「第二集團軍臨時難童教養院」，並向軍方洽借餘糧與被褥等物品，由戰士協助用稻草鋪地，作為臨時床鋪。準備妥當後，即赴街頭巷尾加以收容。三、四小時就收容了五百多名。但問題不僅是衣食住而已。他們大多數都患上不同的疾病：如肺病、黑熱病、瘧疾、傷風等症。除了立刻燒水給孩子們清洗污垢，頭蟲外；最難辦的是如何找醫生替他們治病？於是她找孫連仲商議，決定先召集全縣現有醫療人員，協助成立一處獨立的醫務所，並向軍方洽借儲存的藥品用具，才完成了戰地收容救難的初步工作。

民國卅一年五月，日軍進犯葉縣，企圖奪取南陽。孫連仲奉命堅守南陽。為了難童的安全，他要她把收容所遷移到距戰地較遠的魯山去。因為缺乏交通工具，只好用牛車載運，較小的孩子輪流乘坐，較大的孩子們步行。教職員則全部步行。走到距葉縣不遠地方，又遭日機襲擊，致有難童傷亡。

遷到魯山不久，事為中央知悉，以為此種工作，極具價值；蔣委員長特電令她正式成立「第二集團軍難童教養院」，派她擔任院長，作無限制收容。並令軍方與地方政府協助辦理。同時也

下令各戰區仿效她的辦法成立「戰區難童教養院」。她獲得如此鼓勵和援助，頓時信心大增，「教養院」擴大收容達二千多名。教的方面：以倫理及民族教育為重，培養孩子們的基本道德與民族觀念。養的方面：力求家庭化，使一群無辜兒童可獲得應有的家庭溫暖。收容方面再加擴大：不僅無家可歸的難童，就是有家可歸但無力教養的，也放寬予以收容。教職員全係各地流亡而來的教育人才，人人都有其慘痛的經驗，所以對難童照顧愛護的無微不至。

不久，又接到孫連仲的來信，以河南大戰開始，情勢緊張，為了不使難童再受戰火波及，必須作一勞永逸之計。另選適當地點，建立永久性院址。於是，她又去西峽口，幸獲當地士紳高春軒、劉順三等大力相助，自動捐出土地；地方民衆也願協助建造房屋，衆志成城，不久就完成四百多間院舍，她又在當地地方當局協助下，僱得大批牛車，將二千難童，由魯山遷到豫西的西峽口。

安定下來以後，再在管、教、養各方面加以革新。「教養院」的組織，相當於一個完全的幼稚園、小學。在校學生的衣食住行，教育圖書等都是免費。日常生活及教育方式，均參考軍事制度作紀律化管理。培養學生自發自動精神，建立互助制度，以年歲較大的孩子為小先生、小保姆。每天清晨起床時，各學生自行整理床鋪，年歲大的協助小的。培養他們互助互諒的精神，成效頗大。

進一步使難童有謀生活技能，協助院方經費

，特在院本部設立「生產組」：如織布、紡紗、印刷、製筆、鐵工等。由高班學生中分批訓練，成績甚佳。為防止疾病，則由第二集團軍協助衛生處協助成立「衛生組」，進行：「改良環境衛生，發動捕蠅、滅蟲、消滅臭虫」等運動。

教育課程方面：除一般學校基本課程外，並增設防空救護及有關軍事教育。養成大家雙手萬能，手腦並用、文武並重的習性與才能，形成一個團結有為的「戰鬥體」。

不久，「教養院」發生了學生升學與就業的問題。當時西峽口只有育德中學一所，投考不易。而且學生衆多，也不可能全部前往，何況還有經濟負擔的問題。於是，年歲較大的，自動發起從軍運動，報效國家。除少數投考國立第一中學及育德中學外；大半均自動投入「第二集團軍訓練所」及其他各軍事學校，也有少數留在院內協助辦理院務。但陸續畢業的很多，總得有個解決的根本辦法，於是乃在院內增設一所設備完善的「建國中學」。

「第二集團軍」的官兵們，平日除了軍事作業外，就是協助人民修理房屋，整理環境衛生。孫連仲帶兵軍紀嚴肅，官兵不可單獨外出。整訓期間，他也感到官兵情緒緊張，應該有所調劑，遂籌建各種康樂活動，組成「俱樂部」，包括：平劇、體育、棋藝、話劇各組。他任總監察。她當仁不讓主持「平劇班」。

「俱樂部」在每一週末，軍民聚樂一次。「平劇」由全体官兵輪流演出。大家均係初學，一旦粉墨登場，難免笑話百出。有次演出「失空斬



①三排右起：孫連仲、周岳、丁治磐、劉文島、雷寶華。

中排右起：祝紹周、錢大鈞、陳繼承、馬壽華、石鳳翔、朱家驊、秦德純、陳啟天等合影。

②孫連仲夫人羅毓鳳女士（前排中）與河南兒童教養院同學，在羅東聚會時留影。



「她扮孔明，各處長都是五十以上的人了，分飾老軍、琴童。全體軍民，以好奇心觀賞。每人出場，都有如雷掌聲，如有舉動失措，必然哄堂大笑，充份發生「軍民同樂」的作用。政治處長黃任材，當場作一首非常風趣的打油詩云：

「百歲琴童百歲兵，金枝玉葉扮孔明，那怕司馬臨城下，幸把布城作千城。」

民國卅一年十月，孫連仲調任第六戰區司令部長官，她也離開了西峽口的「教養院」。（教養院於民國卅四年二月河南全境危險時，再遷往陝西鄜縣）

抗戰勝利後，孫連仲為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。羅毓鳳回到北平，看到成群的孤兒流浪各處，還有些不堪共軍迫害，逃到北平避難求生的，人數日增，她再動惻隱之心，變賣私產，在北平中太平倉、平安里，購買公家拍賣的敵產房屋，創辦「四維慈幼院」，短短一月，就收容了八百多孤兒。幼兒院的組織與抗戰時在河南所辦的「教養院」大致相同。除供吃住，並設有完整的幼稚園及小學。一般教職員就地聘請，也有遠自「河南教養院」選聘而來的。當然，花費很大，從開辦到大陸淪陷，她幾乎把北平的祖產變賣一空，甚至還發動她的親族長輩，出賣古畫，參加義舉。

「慈幼院」成立不久，黨國元老張繼的夫人、監察委員崔震華到北平視察，要求羅毓鳳協助創辦一所「宏仁婦產科醫學院」以便收容難民產婦。經費設備由崔華自籌，人選及管理請她負責。她以為如此慈善事業，與她的興趣相合，欣然

同意。即向在北平的德國醫院及協和醫院聘請專家講授。一切就緒後，「產科醫學院」遂能順利的達到預期的健全規模。

來台以後，她除了處理家務，陪伴孫連仲運動打球，定期舉行平劇雅集調劑身心外；還信仰天主教，做些傳教工作。于民國七十五年二月廿三日，因病逝世，享壽七十五歲。

孫連仲有四男四女：長子湘德，教育家傑出人士，次子鵬九，從事國防事業，三子鵬程，留美建築設計博士，四子鵬萬，從事文化事業。長女惠書，齊魯大學畢業，抗戰時曾在天津參加抗日殺奸組織，報效國家。次女少茹，習音樂，羅馬音樂學院畢業，曾於民國五十二年任法國國際

歌唱比賽中，取得第十屆冠軍，揚名國際。為國爭光，三女幼茹，美國伊利諾大學畢業，四女小茹，英專畢業，一門俊彥。

孫連仲時常對夫人羅毓鳳說：「統率大軍必須有深厚的修養，在德不在威，臨陣要有定心，才足以制變，對事要務實，不可妄圖虛浮」。

她深深體會到他的思想抱負，又親見他種種，精忠報國奮勵無前的作為。由相敬相愛而慨然相助，不避艱危，不辭辛勞，甚至毀家紓難，由一家之愛擴大到對社會大眾之愛。孫連仲不愧為「國之干城」，而夫人羅毓鳳也不愧為「巾幗英雄」。夫婦倆的壯志義行，都足以光耀史冊了。

民國八十二年十月廿五日脫稿

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一位署名「小人物」的讀者來函詢問唐柱國與粟明德是同一個人或是兩個人，請讀者先生細看圖片便知是同一個人，粟明德是原名，唐柱國是筆名，我們尊重作家的意願所以有時用唐柱國，有時用粟明德，今後自當商請粟教授固定使用粟明德，敬請讀者鑒察。

△李芳先生「往事雜憶」續稿未到暫停，敬請讀者原諒。

△本誌三二四期劉昌博先生（江青艷史之十一）第一四八頁下欄倒數第七行「：

孔子曾經說：「食色性也」應改為「……孟子篇告子曾經說：「食色性也」特此更正，敬請讀者鑒察。」